

小夏青

約·斯比麗著



兒 童 讀 物 出 版 社

〔瑞士〕約·斯比麗

小夏蒂

海·杜爾 英譯

陳伯吹 中譯

瑪·台維司 畫

兒童讀物出版社

Johanna Spyri

HEIDI

(Ginn and Company)

1927

書號：譯0001 28開本 133千字 定價 6,800元

小 夏 蒂 (高)

著者 約·斯 比

麗爾吹司

英譯者 海·杜 伯

璣社

中譯者 陳·台 維

繪圖者 瑪·如

社

裝幀者 兒·童 讀物 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
出版者 兒·童 讀物 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
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三廠

所

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

1954年10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1—1410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號

目 錄

一 上亞爾姆山去……	一
二 和祖父住在一起兒……	六
三 在牧場上……	元
四 在婆婆家的小屋子裏……	四七
五 兩個不速之客……	六三
六 新的地方和新的見識……	老
七 不愉快的一天……	六
八 大廈裏的風波……	一〇
九 大廈主人聽到奇怪的事情……	一九
一〇 一位仁慈的夫人……	三三
一一 一方面進步·一方面更壞……	三七
一二 有鬼作祟的大廈……	四

一三 夏天的黃昏上亞爾姆山去……

一四

禮拜堂的鐘聲響了……

一五

譯後記 ······
一六

一 上亞爾姆山去

從曼恩菲爾老鎮出發的這條可愛的小路，穿過多蔭的青綠的草場，一直伸展到羣山的脚下。那些山頭，像向山谷俯視着，顯出一幅莊嚴華貴的圖畫來。不論是誰，沿着這條路看過去，很快地就望見了那芬芳的青綠的牧場，因為這條小路直上那筆直的峻峭的阿爾卑斯山。

六月裏的早晨，陽光明亮，一個長條子的強壯的姑娘，顯然是這座山邊的本地人，正在

攀登這條狹窄的小路。她一手拉着一

個小女孩，她的臉兒在她的櫟黑色的皮膚下，煥發着紅光。為什麼這樣奇怪？不顧這炎熱的六月的太陽，那孩子似乎爲了抵抗寒冷而被包裹着。

她還不滿五歲，但是說不出關於她的自然的體態，因為她穿上兩件或者三件衣服，一件件加在上面，一條紅色的大棉巾，圍繞在她的項頸上；她的腳套在笨重的釘鞋裏。這個衣服臃腫



的小傢伙，正汗流滿面，辛苦地向山上進發。

吃力地爬了一個鐘頭，這兩個女的來到橫在亞爾姆半山上的一簇屋子旁，叫做台夫利的地方，或者叫做小村。在這裏，她們差不多被每一所屋子和每一條街上的人迎接着，因為在兩個女的當中，那年長一點的已到了她的家了。雖然如此，她並不休息，只是急急地跑過去，一邊趕路，一邊回答所有的詢問和問候。在這小村的末梢，當她走過那最後散佈着的一些小屋子時，從門裏面喊出一個聲音來：

「等一會兒，苦塔，如果你要上山去，我伴同你去。」

那姑娘就停下來；小女孩子立刻把手撒回去，在地上坐下。

「你疲乏嗎，小夏蒂？」她的同伴問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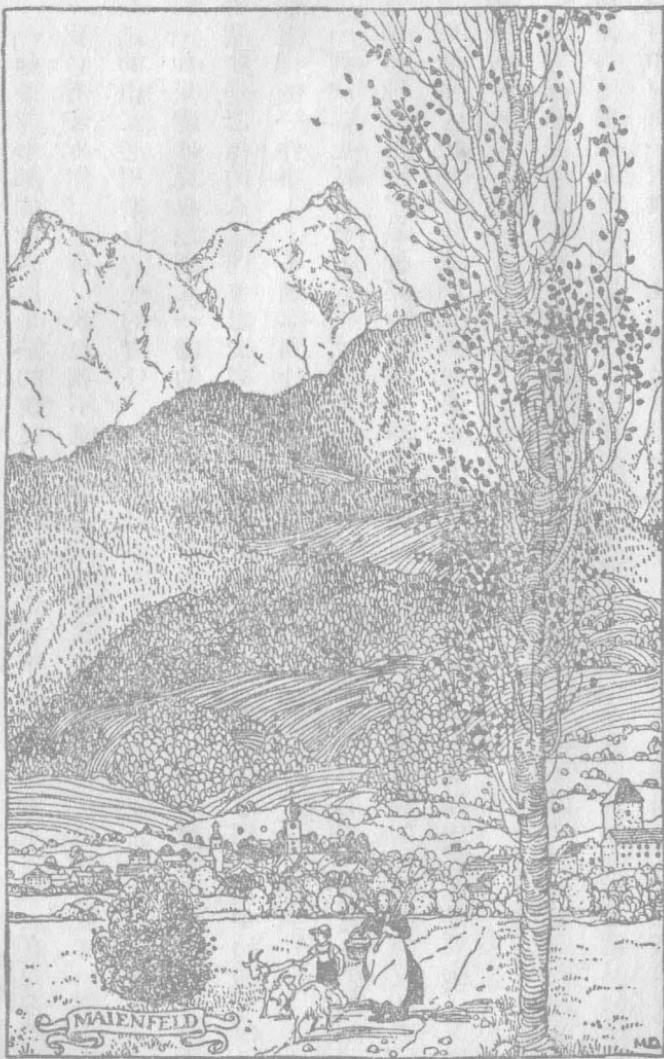
「不，我熱得很，」小女孩子回答說。

「我們差不多快到了，」她的同伴鼓勵着她說。「你必須盡力再走一個稍長的時間；那不會叫我們超過一個鐘頭的。」

正當這時候，一個高大的好看的女人，從小屋子裏走出來，加入了她們。那小女孩子跳了起來，跟着兩個女人走，她們就談得很起勁，談到村中和附近地方的居民。

「但是真的，苦塔，你從什麼地方領來這個小女孩子？」新來的問着。「她是你姐姐的女孩子，是不是——是孤女？」

「是的，」另外一個回答着。「我要帶她到她的祖父那裏去；她必得住在那裏。」



「什麼！這小女孩子去和亞爾姆叔叔同住？你瘋了，苦塔！你怎麼會想到做這樣的一件事？那老頭兒會把你連同這樣的一個計劃一起退回來的。」

「他不能夠那樣做；他是她的祖父，並且正是到了照顧她時候了；我一直養着她到現在，我必須告訴你，芭芭，我想我不能夠讓她來妨礙我去接受人家所給我的這樣一個工作。現在她的祖父必須擔負起他的責任。」

「如果老頭兒也跟別人一樣的話，那是很好，」芭芭帶着一些憤激地勸阻着。「但是你知道他是怎樣的人。他會怎樣對待這一個小女孩——特別對待這樣一個年幼的？他不會聽從這樣的一件事——不過你到什麼地方去工作呢？」

「到法蘭克福〔註〕去，」苦塔說。「我在那裏有一個特別好的工作。有一個家庭，去年夏季來洗溫泉浴，我曾經給他們管理過房間，當時他們願意帶着我同他們一塊兒回去。我不能夠決定。但是今年他們又到這裏來，並且仍舊要我同他們一塊兒去，我是要去了；你也許相信的。」

「幸而我沒有到這小孩子的地步！」芭芭聳了一聳肩，叫了出來。「沒有人知道什麼事情使得這個老頭兒這樣地痛苦。他從來不跟人家來往，一年到頭，他不進教堂；如果在十二個月中，有一次他帶着他的粗拐杖跑下山來時，每一個人都得避開他，並且害怕他。他長着濃厚的灰白的眉毛，和他的可怕的鬍鬚，看上去他好像是一个異教徒，或者像一個野蠻

〔註〕 德國西南部美因河旁的一個較大的城市。

人，大家都爲了能够不獨個兒撞見他而高興。」

「雖然如此，」苔塔固執地說，「他是她的祖父，照顧這個小女孩子是他的責任，他不會傷害她的；如果他傷害她，他必須負這個責任，不關我的事。」

「我想知道，」芭蓓好管閒事地說，「我真想知道，什麼事情使那老頭兒的樣子這樣可怕，並且在亞爾姆山上孤獨地生活，差不多不讓人家看見他。人們傳說着關於他的各種故事；當然，你一定知道這一些，苔塔，你的姐姐必定告訴過你；她沒有告訴你嗎？」

「當然她說過的，但是我不說；如果給他聽到了，我就糟了！」

但是芭蓓很久就想知道亞爾姆叔叔的怪行爲的真正原因，爲什麼他這樣悽慘地在山上獨個兒生活，爲什麼人們常常要低聲地講着他，好像他們都害怕着得罪他，但是又都沒有說他的好話。

芭蓓對於住在這村裏所有的人，都叫他做亞爾姆叔叔的理由，也不明白，因爲他在所有的居民中，當然不能够算是一個真正的叔叔；但是每一個人都這樣稱呼他，她也照樣做，並且從來不用別的去稱呼這個老頭兒，只叫他做「窩喜」，這個名稱的本地方意義就是「叔叔」。

芭蓓最近才嫁到這個村子裏來；以前她的家，是在山谷下面的激拉提哥地方，因此她不熟悉一切的事情、一切村中奇特的人和歷史久遠的這一帶地方。

苔塔是她的好朋友，在另一方面，她是這個村子裏的本地人，並且一直住到今年才離開

的。後來她的母親死了，她下山到拉加茲去，那裏有個溫泉，就在大旅館裏，找到了當臥室女工的一個好工作。她和這個小女孩子大清早從拉加茲來，湊巧搭着到曼恩非爾爲止的一輛正在趕回家去的運草車，趕車的人是她的熟人。

|芭芭想到這是一個打聽事情的好機會，她要抓緊，不讓它失去。她捉住了苦塔的手臂，親親暱暱地說：

「可是從你那裏能够知道這真實的情形，而不是那些閒談者所隨便講述的；我深信你知道這整個的故事。現在來吧，只要把那老頭兒的事情告訴我；他是不是常常這麼可怕的？他是不是常常這麼隱居着的？」

「我不能夠說他常常是這麼樣，或者不是這麼樣；我現在是二十六歲，他應當是七十歲了，自然我不會看見過他當他小的時候；你應該知道這點。如果我斷定他永遠不再在濱拉提哥出現，我就可以把他的種種事情告訴你；我的母親是從杜姆萊司克長大的，他也是。」

「那麼，苦塔，你的意思是什麼？」芭芭高叫着，有一點兒惱火。我們關於濱拉提哥的閒談，你不須看得這樣嚴重；而且，如果需要的話，我能够保守一個或者兩個的祕密。現在告訴我；你用不着擔心。」

「那麼，我說了，但是你留神不要說出來，」苦塔警告着說。在開講之前，她向四周探望了一下，看看那個小女孩子是不是靠近在她們的身邊，聽着她們所說的每一句話。可是那小女孩子却看不見；她必定沒有趕上她們而落在後面了，只是在她們有趣地談話時倒不曾注



M. DAVIS

意着。苔塔站着不動，向四周瞭望。在那條小路上有好幾個拐彎；雖然她們能够望見下面到村落去的路，却瞧不見一個人。

「我看見她！」芭蓓叫喊起來。「她在那裏！你沒有看見她嗎？」她就用手指着沿那離小路很遠的一處地方。「她正和牧羊者彼得以及他的山羊們爬上懸崖去。他為什麼今天遲遲地牧着羊羣？但是那也好，因為他可以照顧這個孩子，這樣你就能够更好地和我談談。」

「彼得照顧她，該不會有什麼困難的，」苔塔說。「她這個五歲的小女孩，一點兒不呆笨；她對什麼都留心，能够注意各種事情怎樣進行。我已經注意到這一點，她這樣做對於她是好的。那老頭兒除了他的兩隻山羊和他的小山屋以外，沒有什麼留給她了。」

「他以前可再有些什麼？」芭蓓問。

「他？唔，我應當說他以前再有一些，」苔塔熱誠地回答着；「他以前在杜姆萊司克有最好的田地。他是個長子，只有一個兄弟，這兄弟爲人很沉默，並且很規矩。但是這個年長的，假裝上等人，並且在國內各處旅行，還結交着那些沒有人認識的壞人。他喝酒和賭博，耗去了全部財產；因此，他的父親和母親，一個接着一個，都完全因爲憂愁悲痛而死掉；他的兄弟，也變爲赤貧，爲了逃避羞辱而走開，沒有人知道他走到什麼地方去；這位叔叔他自己，除了一個壞名聲以外，也就沒有什麼，人也不見了——起初沒有人知道他到哪裏去了，後來有人說他混入軍隊，和兵士一同到那不勒斯〔註〕去了，以後一直有十二年或者十五年不

〔註〕 意大利西海岸那坡利灣上的一個城市。

會聽到過他一點什麼消息。後來他突然和一個半成人的孩子再在杜姆萊司克地方出現，並且想在他的親戚們中安頓那個孩子。但是每一家都拒絕他，並且沒有一個人要多知道他一些什麼。這就使他十分痛苦；他說過，他將永遠不再在杜姆萊司克地方耽下去，他就到了台夫利，帶着這個孩子一塊兒過活。他的妻子似乎是格利孫地方的女人，他遇見了她，在他們結婚不久後她就死去了。他一定還有一點兒錢，因為他給這個孩子托皮阿斯學木匠；這孩子是一個勤勉的人，住在台夫利地方的人，都關懷着他。可是沒有一個人相信這個老頭兒，據說他從那不勒斯逃了出來，出了事情，說是他殺了人，當然不是爲了打仗，只是爲了打架。但是我們認識那親戚關係，因為我的母親的祖母，是他的祖母的嫡親的表姊妹。所以我們稱呼他叔叔，我們和差不多所有住在台夫利地方的人們，都有父系的親屬關係，所以他們都稱呼他叔叔；自從他上了亞爾姆山，他就是聞名的亞爾姆叔叔了。」

「但是那托皮阿斯怎麼樣呢？」芭蓓急急地問。

「等一下，我來告訴你，我不能夠把每一件事情一口氣說出來啊！」苔塔叫喊着。「托皮阿斯是在買爾斯地方學習，他一滿師就回到台夫利的家裏來，並且和我的姊姊阿台爾海德結了婚，因爲他們早就相愛着，婚後在一起過得非常快樂。但是那不會長久，兩年之後，正當托皮阿斯在一間新屋子裏工作，一條棟樑掉在他身上壓死了他。當阿台爾海德看到她丈夫被抬回家時、那副血肉模糊的慘狀時，在恐懼和悲傷的雙重痛苦下，就得了一種厲害的熱症。她沒有復元，身體很弱，幾乎常常沉浸在說不出是熟睡、還是清醒的狀態中。在托皮阿斯死

了僅僅兩週以後，阿台爾海德也給埋葬了。隨後這兩個人的悲慘的命運，由每個人的嘴巴裏傳了開來，並且暗示着和公開談論着，這是那位叔叔罪惡的報應，是叔叔應得的悲慘生活。當他的面也這樣說；即使牧師也嚴肅地警吿他去懺悔，但是他却變得越來越粗暴，並且越狠心，不和隨便哪一個人說話，因此每個人都避開他。

「突然地，傳說那個叔叔上亞爾姆山去了，再也不下來了。從此以後，他住在那裏，過着離開上帝和人羣的生活。」

「媽和我撫養着阿台爾海德的小女孩子；當時她只有一歲大。去年夏天，我媽去世，我要到山下溫泉去工作，我帶着小夏蒂上普番沙杜夫去，把她放在老福爾賽家裏寄住。我曾經在溫泉住過整個冬天。我找到很多的工作，因為我會縫紉和織補；我上年服侍過的那一位小姐，到早春從法蘭克福回來，她想帶着我同到她家裏去。後天早晨我們就動身。我可以告訴你，那是一個好工作。」

「那麼，現在是不是把這個小孩子交給老頭兒去？苔塔，我很奇怪你會想到做這樣一件事情，」芭蓓責備着說。

「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」苔塔反駁着說。「對於這個小孩子我已盡了責任。現在我還有什麼旁的方法幫助她？我想我不能帶着一個僅僅只有五歲大的孩子到法蘭克福去。但是你到什麼地方去，芭蓓？我們上亞爾姆山現在只有一半路了。」

「我已經到了我要去的地方了。我要去和老牧羊者彼得的妻子談天。她曾經在冬天替我

紡績過。好，再會，苔塔；祝福你！」

苔塔握一握同伴的手，當芭芭從那小路走過去，沒有幾步路，到了可以避風的山間凹地上，走進褐色的茅屋中去時，她一動不動地站着。小屋在那凹地裏是好的，因為看起來它是那麼霉爛而且像快要倒塌的樣子，當那巨大的風暴颶過山上時，屋子是有危險的，屋子裏什麼事都要發生了，門和窗子，軋軋地急響着，所有蟲蛀過的椽木都顫動着，碎裂着。在這些日子裏，假使那屋子築在那亞爾姆山上，必然被打落到山谷中去了。

這裏住着一個少年牧羊者彼得，十一歲的孩子，每天早晨他下山到台夫利去帶着羊羣，趕上亞爾姆山，一直到黃昏，在滋養的芬芳的淺草上牧羊。隨後彼得帶着那些活潑的羊，匆促地下山去，在快要到達台夫利以前，從他的手指裏吹出一聲尖銳的噓聲，那些羊的主人們立刻來領回他們的羊。男孩子和女孩子們大半都來，因為羊羣在這裏可以平安無事。整個夏季，只有在這個時候，是他和他的伙伴們唯一交誼的時候，其餘的時間，他獨個兒和山羊們在一起。

的確，在家裏他有他的母親和瞎眼的祖母；但是早晨他出去得很早，黃昏從台夫利回來得很晚；這樣，爲了儘可能和小朋友們玩得長久一些，在家裏他只花費一刻兒的時間，吞喝麵包和羊奶。

他的父親，也被喚做「牧羊者彼得」，因爲他早年也做過這種行業。當好幾年以前，在砍伐樹木的時候，他的父親遭到了意外的不幸。他的母親，真正的名字叫做布麗琪，却被大

家稱做「牧羊者彼得的妻子」，來表示他們間的區別。至於他的瞎眼的祖母，遠遠近近，老小小的人，只簡單地把她叫做「婆婆」。

苔塔等待了足足有十分鐘，向四周尋看孩子們和羊羣的影踪；但是看不見他們。她稍微爬高一點兒，在那裏她可以更清楚地從亞爾姆一直望到山脚下。她細細地看，先看這裏，再看那裏，在她的臉部上，舉動上，顯出更加躁急的樣子。

這時候，孩子們從一條迂迴的路上跑過來。彼得知道在哪些地方，有許多種好灌木，可以讓他的山羊們咬嚼，所以他常常帶着羊羣在小路中漫遊。起初，穿着厚厚衣服的小女孩子，很困難地追趕在他們後面，又氣喘又熱，並且不舒適，每條神經都緊張着。她不說一句話，首先凝視着彼得，他赤着腳，穿着短褲，在各處跳着，跑着，毫沒有一點兒困難，其次看着山羊們用牠們瘦小而細弱的腿，很容易爬過了矮叢林、石塊和峻峭的岩石。

突然地，這個小女孩子在地面上坐下來，急切地脫去鞋子；隨後她再站起來，拉掉紅色的厚圍巾，解開她禮拜日穿的罩衫，很快地把它脫下來，又解開她平時穿的衣服。這是她穿在那罩衫的裏面，免得她的姨母苔塔麻煩地帶着它。現在連日常穿的罩衫也脫下了，脫得像閃電一樣快。小女孩子穿着輕快的襯衫，快活地站着，她的裸露的兩條手臂，伸出在胸衣的短袖之外。隨後她把那些衣服整齊地摺成一堆，靠着彼得的身旁，然後在羣羊之後，跳着，爬着，和整隊同伴中的任何一個同樣地輕便敏捷。

當她留在後面時，彼得並不會注意着這個小女孩子在做些什麼。但是當她穿着新服裝追